

# 論東坡詠物詞意象之開拓——以詠梅、詠荔枝為例

顏智英

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副教授

## 摘要

本論文以東坡歌詠數量最多的7首詠梅詞，以及別具諷諭意義的2首詠荔枝詞為探索文本，探討其詠物詞意象對前輩詞作的承與變，具體觀察出東坡以前詠梅詞不出愛花惜春、懷鄉憶友等普泛化的意象。而東坡詠梅詞中，有2首承繼此普泛化的情意書寫，其餘5首皆能掌握梅異於眾芳之凌霜傲骨而表現以高潔譬喻友誼、自喻人格或譬喻朝雲等具個性化之意象；而其詠荔枝詞，則能借鑒歐陽修藉詠貴妃嗜荔枝虐民之史事以議政的手法，委婉地提醒當權者宜體恤民命，也巧妙地藉一己之悠閒嗜荔以諷刺當局對他的迫害，深具諷諭性。由此具體見出東坡詠物詞在個性化與諷諭性意象方面的開拓之功。

關鍵詞：東坡詞、荔枝、梅花、詠物、意象

## 壹、前言

詠物之作<sup>1</sup>在中國古典文學中，淵源甚早，與中國詩歌重視感物言志的傳統有密切關係，<sup>2</sup>其中詠物詩雖可推源自《詩經》的比興，<sup>3</sup>但發展到齊梁始盛，以圖形寫貌為能事，並無寓意在其中；至唐，則託意深婉、比興無端，方才確立其重意興、主寄託的審美範型；<sup>4</sup>到了宋代，由於黨爭激烈、文禍頻仍，復因禪宗流行、道家昌盛、理學獨尊，內省思辨工夫普遍，蔚為尚意貴理風尚，於是詠物詩受其薰陶，除了傳承六朝巧構形似、唐朝抒情言志之特色外，又發展出借物議論、因物喻理的本色當行來。<sup>5</sup>

就詞體言，唐、五代與北宋前期，為詠物詞的初起階段，數量並不多，所詠之物大多僅為引起內心某種情意的媒介，除體物外，沒有太多主觀色彩與情感內涵；至於一些明顯受詩歌感物傳統影響的作品，雖有一定的情志內涵，所流露的卻多是一種普泛化的情緒或情感，缺少個性化的內涵；<sup>6</sup>等到東坡出現，詠物詞才有了突破性的發展，葉嘉瑩統計東坡詞中分明標題為詠物的作品有近30首之多，石雲濤則深究其詞內容而得出高達50首之數，<sup>7</sup>東坡詠物詞不僅在數量上超越前輩詞家，甚且在意象上展現出具有深沉寄託的個人化特色，一如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所云：「詞至東坡，一洗綺羅香澤之態，寄慨無端，別有天地」，<sup>8</sup>指出「寄慨無端」為其詠物詞的最大特色，近人唐玲玲亦肯定東坡詠物詞這種「重在託意」<sup>9</sup>的突出表現，可見東坡詠物詞在託物寓意之意象開拓方面，十分值得研究。目前學界相關的研究，雖有蘇靜〈論蘇軾詠物詞的獨創性〉、殷光熹〈蘇軾對詠物詞的開拓〉、周晴〈蘇軾對詠物詞的拓新〉等文，卻多屬泛論性質，未能將東坡詠物詞與前人作品作具體的比較論述。

<sup>1</sup>「詠物」的概念目前學界尚無定論。本文主要參酌王次澄。《南朝詩研究》（臺北市：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的說法，做出如下義界：一、採取人的感覺器官能夠捕捉到的自然或人事的具體物象；二、始終吟詠單一的物象，不宜同時吟詠多種事物；三、專注於事物的重點，不宜面面俱到；四、著眼於物象的形狀、情趣。參見該書第三章第三節詠物詩之一：〈詠物詩之定義與範疇〉，169-170。

<sup>2</sup>參見葉嘉瑩。〈論詠物詞之發展及王沂孫之詠物詞〉，載於《靈谿詞說》，繆鉞、葉嘉瑩（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531。

<sup>3</sup>【清】張玉書：《佩文齋詠物詩選·序》，《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1432，1432-1。

<sup>4</sup>路成文。《宋代詠物詞史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5），31-35。

<sup>5</sup>張高評。〈蘇軾詠物詩與創意造語——以詠花、詠雪為例〉，載於《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市：輔仁大學中文系，2000），387。

<sup>6</sup>參見葉嘉瑩，〈論詠物詞之發展及王沂孫之詠物詞〉，538；路成文，《宋代詠物詞史論》，58-97。

<sup>7</sup>分別見葉嘉瑩，〈論詠物詞之發展及王沂孫之詠物詞〉，539；石雲濤。〈蘇軾詠物詞篇目與藝術特色的重新定位〉，《許昌師專學報》，18卷2期（1999）：45。

<sup>8</sup>【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詞話叢編》，唐圭璋（主編）（新北市：廣文書局，1980），卷1，冊6，3807。

<sup>9</sup>唐玲玲。《東坡樂府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1992），124。

胡仔曾言東坡之詠花詩：「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也」，<sup>10</sup>謂東坡詠物尤善於藉詠花以表現深沉的寓意、新奇的意象；同時，東坡本人對於詠物之託物寓意，還主張當寄諷諭之思，以遠紹詩經、楚騷，例如他評論杜甫〈杜鵑〉詩時，就特別揭其「譏當時之刺史有不禽鳥若也」<sup>11</sup>之旨。這些個人化、諷諭性意象的特徵與主張，雖是就詠物詩而言，然而，由於東坡有意識地「以詩為詞」，<sup>12</sup>極有可能將詩歌的題材、手法、意象引入詞中，以拓展詞的內涵與表現領域。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就東坡詠花詞中數量最多的「詠梅」詞，以及表現諷諭特徵最明顯的「詠荔枝」詞作為考察文本。期能在與北宋初期相關詞作意象的比較析論中，探索其意象的承與變，詳考其詠物詞意象的開拓之功。

## 貳、由普泛化情感到個人化內涵——以詠梅為例

### 一、東坡以前詞作之梅花意象：普泛化情感

梅，屬薔薇科落葉小喬木，株高約十米，枝幹挺秀，花色雅麗，香味清幽，又因花期在12月至翌年3月，能在冰天雪地中悄然綻放，故有凌霜傲雪的特色。梅花以花見賞於人們，並為人所賦詠，初興於六朝，<sup>13</sup>如南朝宋陸凱〈贈范曄〉：「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sup>14</sup>藉江南梅花早春開放的特色表達春訊、折梅憶友的意象；又如南朝梁何遜〈詠早梅詩〉：「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繞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駐臨邛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sup>15</sup>由梅之盎然生意寫到受風摧折、過早飄落的無奈，呈顯出充滿生命感發的惜春意象；再如南朝宋鮑照〈梅花落〉：「念其霜中能作花，露中能作實」，<sup>16</sup>則讚美了梅花不懼嚴寒的品格。唐代，詠梅的詩人與詩作雖大增，<sup>17</sup>但所詠意象仍似六朝，「大多只是刻畫梅花的色香姿態，間而借梅花引觸懷鄉思人之情，至於將詩人的生命懷抱融入詩中，並且透視梅花特性而賦予它象徵意義的作品，卻不多見」，<sup>18</sup>《四庫全書總目》即指出，唐代詠梅詩僅詩人之「偶然寄

<sup>10</sup>【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集部冊419，卷47，12-13。

<sup>11</sup>同上註，卷7，2。

<sup>12</sup>【宋】陳師道：《後山詩話》，《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2，1022。

<sup>13</sup>六朝詠梅的具體情況，參見鄒巖。《詠物流變文化論》（長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82。

<sup>14</sup>遠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84），1204。

<sup>15</sup>同上註，1699-1700。

<sup>16</sup>同上註，1278。

<sup>17</sup>據鄒巖的統計，六朝詠梅詩有21首，唐代詠梅詩有90餘首。參見鄒巖，《詠物流變文化論》，182-185。

<sup>18</sup>顏崑陽。〈試論宋詞中三個梅花意象〉，載於《古典詩文論叢》，顏崑陽（主編）（臺北市：漢光文化公司，1987），122。

意，視之亦與諸花等」。<sup>19</sup>到了宋朝，由於文化學術的高度發達，在儒、釋、道等文化思想的高度交會、融合下，文人們的觀物「實現了向理性的哲學轉向」、「他們以深邃的理性觀照生活中的事與物」，<sup>20</sup>以睿智的思理來培育優雅高逸的品格、胸襟與氣質，而花色純樸、花香清淡、以淡靜態度迎對冰霜的梅花，正契合了宋代文人特重品格的精神特質與儒雅不俗的審美趣味，如林逋〈山園小梅二首〉之一：「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sup>21</sup>便賦予梅花清幽淡雅的「隱士情趣」，<sup>22</sup>將梅從傳統自然性、情感性的意象提升至人文、文化的意象；<sup>23</sup>但是，林逋依舊只是將梅作為一種簡單而普泛的意象象徵存在，一直要到東坡的詩筆下，才真正地「把自己的主觀感受代入到梅中」，對梅賦予一己「剛直不阿、堅韌不屈等高尚的品格及情操」，<sup>24</sup>將梅格與人格結合，表現出具作者個性化的意象特徵。

詞體中詠梅意象的發展亦然，東坡以前之詞多表現為普泛化的情感特徵，其意象亦不出春訊惜春、思鄉憶友等範疇。北宋初期，由於社會政治安定，城市經濟繁華，娛樂事業蓬勃，社會風氣因而漸趨奢華，「上自宮庭閹閣顯宦，下至文人學士，市僧妓女，……皆能製詞以應歌，聲調諧美，而教坊娼樓妓院，更為此風靡一世」，<sup>25</sup>在此等宴樂與歌妓興盛的大環境下，文人與歌妓生活越來越密切，詠物詞也成為文人處此花前月下、燈紅酒綠生活中的產物，其內容遂以描繪刻畫物的形象美為主，就中表現的情思也多不出男女相思、離愁別恨等普泛化的情感。以詠梅詞為例，近人馬寶蓮統計東坡以前較重要者有：晏殊4首、張先3首、柳永1首，<sup>26</sup>這樣的數量並不算太多，所呈顯的意象亦較乏作者個人的色彩，但對於東坡詠梅詞意象的形成有一定程度的啟發，茲分析其意象如下：

首先是惜春之意象。藉詠梅之迎寒綻放，以為春臨之訊；再由刻劃早春梅花之美，引出詞人愛花、惜春之情，如柳永的〈瑞鷓鴣〉2首之一：

天將奇豔與寒梅。乍驚繁杏臘前開。暗想花神、巧作江南信，鮮染燕脂細翦裁。壽陽妝罷無端飲，凌晨酒入香顛。恨聽煙鶉深中，誰恁吹羌管、逐風來。絳雪紛紛落翠苔。<sup>27</sup>

<sup>19</sup>《四庫全書總目》在元郭豫亨《梅花字字香》下之言，參見【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67，4-393。

<sup>20</sup>以上二條資料皆見鄒巖，《詠物流變文化論》，191。

<sup>21</sup>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全宋詩》（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1218。

<sup>22</sup>孔健。〈關於蘇軾梅花詩在歷代詠梅史中的地位分析〉，《黑龍江科技信息》，5期（2010）：154。

<sup>23</sup>王琛。〈玉梅謝後陽和至 散與群芳自在春——宋代詠梅詩管窺〉，《南都學壇（哲社版）》，17卷1期（1997）：67。

<sup>24</sup>孔健，〈關於蘇軾梅花詩在歷代詠梅史中的地位分析〉，154。

<sup>25</sup>劉伯驥。《宋代政教史》（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1），1277。

<sup>26</sup>參見馬寶蓮。《兩宋詠物詞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4），143-149。

<sup>27</sup>唐圭璋（主編）。《全宋詞》（北京市：中華書局，1998），49。以下凡引東坡詞之外的宋詞皆出此，將直接括號注明頁數，不另作注。

全詞可分四段來看：（一）誇讚梅花凌寒開放；（二）想像花神對梅花美質的恩寵；（三）聯想南朝宋壽陽公主的故事<sup>28</sup>從視覺之美讚賞落梅；（四）借《落梅花》曲<sup>29</sup>從聽覺來表達對落梅的愛惜。日本學者宇野直人曾指出，柳永的詠花詞繼承了從南朝八句詩到唐代律詩的作風，表現出兩句一段，共四段的作法，即：（一）詠春花之繁茂；（二）讚春花之美質；（三）變換視角描寫春花之魅力；（四）以用典、襯托的手法導入，顯示機智作結，同時援舉詠杏花、海棠、楊柳、菊花、梅花為例，證明柳永的詠花諸詞在作法上沒有很大的不同。<sup>30</sup>由此可知，柳永之詠梅僅偶然藉梅抒發愛花、惜春之情而已，並無特殊的寄託在其中；大陸學者顧之京等亦評此詞：「詠紅梅，以賦形為主，極寫其奇豔。賦形雖含情，卻罕見寓託之意，這似乎可以看作是詞史上詠物之作的早期特點」，<sup>31</sup>可謂中肯之論。雖然如此，柳永詠梅，在塑造梅花形象方面，仍表現其匠心之處，顏崑陽指出：「宋詞中，以美人來象喻梅花，是相當常見的技法。而這種寫法，大約又可分成二種形態：（一）從梅花自身的美感作比；（二）從歷史故實上聯想」，<sup>32</sup>此詞先寫花神為梅巧染胭脂與細心剪裁，是以美人比喻梅花自身的花色與花形；其次從歷史美人壽陽公主加以聯想，將梅花與美人結合在一起，以梅花粧與酒入香頰加強落梅的紅豔美感，由是可見柳永以美人象喻梅花的寫法，早已兼含此兩種表現形態，具開創之功。同時，詞中以「絳雪」喻紅梅，再落於「翠苔」，譬喻奇特、設色鮮活；又通篇不著一「紅」字，卻能巧藉譬喻、用典暗藏其中，皆可見其對梅花圖形寫貌之奇妙手法。又如晏殊的〈胡搗練〉（98）：

小桃花與早梅花，盡是芳妍品格。未上東風先拆。分付春消息。佳人釵上玉尊前，朵  
朵穠香堪惜。誰把彩毫描得。免恁輕拋擲。

晏殊於首句即將桃花與梅花並舉，同時歌詠兩種早開花朵的報春特質，從而引出愛花、惜春的心情，可見作者亦將梅花與其他春花一樣視為等同之物，並未對其特別看待，寄予獨特的個人情志。然而，本詞在意象構築上頗有新意，不像前述柳永詠花詞那樣，由物之環境寫到外形，再由形轉而寫神，並引入典故，從中透顯某種情意思想作結，而是直接稱美桃、梅「芳妍」的芳香美麗形象；在引出自己情感傾向時，也不透過用典，而是以桃、梅之被採

<sup>28</sup>壽陽公主是宋武帝劉裕的女兒，《初學記》：「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五瓣）之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自後有梅花粧。」參見【唐】徐堅：《初學記》（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9），130。

<sup>29</sup>〈漢橫吹曲〉有〈梅花落〉曲13首，【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市：里仁書局，1980），卷24，349-352。

<sup>30</sup>宇野直人。《柳永論稿——詞的源流與創新》，張海鷗、羊昭紅譯（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09-310。

<sup>31</sup>葉嘉瑩（主編）。《柳永詞新釋輯評》（北京市：中國書店，2007），525。

<sup>32</sup>顏崑陽，〈試論宋詞中三個梅花意象〉，123。

摘、插在「佳人」頭上與擺置筵席桌上的命運為觸發，致使詞人疾呼應用彩筆畫下美豔之桃、梅，以免讓春光輕易逝去，其取材的措意能突破傳統，別見用心。

其次為思鄉憶友之意象。由於南朝宋陸凱有〈贈范曄〉詩，以折梅寄友書寫了憶友的意象，因而後來的詩人、詞人往往藉此折梅贈人的典故，以表達思鄉憶友的情懷，如晏殊〈瑞鷓鴣·詠紅梅〉（102）：

越娥紅淚泣朝雲。越梅從此學妖嬈。臘月初頭、庾嶺繁開後，特染妍華贈世人。前溪昨夜深深雪，朱顏不掩天真。何時驛使西歸，寄與相思客，一枝新。報道江南別樣春。

此詞的作時與作意有不同的說法，如馬寶蓮說：「晏殊為丞相，曾作新第于城南之西岡。元獻公為撫州臨川人，屬今江西省境。故此詞當由汴京紅梅思及家鄉庾嶺之梅，時節縱有先後，懷鄉之情則一」，<sup>33</sup>唐紅衛則認為：「它應當是晏殊於公元1033年由參知正事貶官亳州後所作。……一方面生動地寫出了梅花清新美麗的妍華和凌寒鬥雪的傲骨，另一方面又隱隱約約是詞人自我性格的寫照，全詞清新曠達的情懷和思致頗有特色」。<sup>34</sup>究竟是懷鄉之情，還是作者性格的自喻？我們可由此詞之內容與情感來探索：首二句暗用唐陸龜蒙〈詠西施〉詩的典故，將越梅比作越國美女西施以讚梅之美姿；接著二句指出越梅生長環境（庾嶺）及其早春繁茂之狀；過片二句，轉換視角至「前溪」兩岸之梅，強調其凌寒鬥雪開放的內在特質。到此為止，以西施比梅、以凌寒讚梅雖為作者詠梅的新意，但在構篇上仍屬於傳統詠物的寫法，並無特殊深意在焉，而詞末三句往往最可見出作者詠物所欲寄之懷，晏殊於此乃由盛開江南（越）之梅展開聯想，化用陸凱「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之思友詩句，可見其內心所興寄的「別樣春」，實為一種「相思」之情；而晏殊生當真宗、仁宗、宋遼澶淵之盟與宋夏和議之際，因此社會有一短暫安定發展的時間，這使得他在政治上成為一個仕途順遂的達官貴人，過著優渥的生活，且其詠物詞作，多為其居官之餘的遊戲之作，所表現的情境多為一種「風流蘊藉」、「溫潤秀潔」<sup>35</sup>的特色，一如葉嘉瑩所說的：「只是在閑適的生活中的一種優美而纖細的詩人的感覺，……只當單純地去體會那一份美而純的詩感」<sup>36</sup>，因而這些作品相對地也較缺乏深沉、曲折的寄託，所以，此首詠梅詞較不可能為其「傲骨」的自喻，比較可能如馬氏所云，只是一種懷鄉之情的呈現。又如晏殊〈玉堂春〉

<sup>33</sup>馬寶蓮，《兩宋詠物詞研究》，144。

<sup>34</sup>唐紅衛。《二晏研究》（天津市：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112。

<sup>35</sup>【宋】王灼：《碧鷓漫志》，卷2，《詞話叢編》，唐圭璋（主編）（新北市：廣文書局，1980），冊1，31-32。

<sup>36</sup>葉嘉瑩。〈大晏詞的欣賞〉，載於《迎陵論詞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45-46。

(107) :

後園春早。殘雪尚濛煙草。數樹寒梅，欲綻香英。小妹無端、折盡釵頭朵，滿把金尊細細傾。憶得往年同伴，沈吟無限情。惱亂東風、莫便吹零落，惜取芳菲眼下明。

詞人以「小妹」作為主角，以其眼中所見早春寒冽中綻放清香的梅花之景、手中所做折梅賞梅之事和內心所湧動憶起「同伴」之情，來暗示自己因賞梅而興起的友朋之思。劉揚忠認為此詞能「將同伴的離散與梅花的零落聯在一起寫，感慨很深」，<sup>37</sup>明確指出了晏殊對於物象與作者自身情意能作有效結合的特點，但是，就本詞所表現的「憶友」意象而言，並未指明所憶對象，所呈顯的仍屬於一種普泛性的情思。

第三種意象為隱約喻己之孤標品格。如張先的〈漢宮春·臘梅〉（83）：

紅粉苔牆。透新春消息，梅粉先芳。奇葩異卉，漢家宮額塗黃。何人鬥巧，運紫檀、翦出蜂房。應為是、中央正色，東君別與清香。仙姿自稱霓裳。更孤標俊格，非雪凌霜。黃昏院落，為誰密解羅囊。銀瓶注水，浸數枝、小閣幽窗。春睡起，纖條在手，厭厭宿酒殘妝。

這闕長調值得注意之處，並不在作者刻意雕琢的梅花形象：「新春消息」、「清香」、「凌霜」等堪稱「奇葩異卉」的內外之美，而是詞人是否欲藉梅花「孤標俊格」的內在特質以自喻的創作意圖。劉文注言此詞「以歌詠臘梅，來比喻自己的孤標俊格，想必與詞人在仕途上的不得意有密切的關係」，<sup>38</sup>但本詞的作時既難以考知，又無作者其他相關的詩文資料足以佐證，實在無法確認其欲藉梅自喻品格的作意；且由詞末作者對折梅人動作的描寫：「春睡起，纖條在手，厭厭宿酒殘妝」，僅令人思及美人的慵懶之態、厭厭之情，流於艷科局面，並未觸及其個人情懷的抒發寄寓，所詠之物象與作者自身呈現分離的狀態，自然不能稱為有寄託的、「古今一大轉移」<sup>39</sup>之作，只能說張先有可能藉由詠梅，隱隱約約地透顯出一己孤標的品格，但仍無法十分肯定，所以亦稱不上寓有深沉的寄託。

## 二、東坡詞作之梅花意象：由普泛化到個人化

如前所述，當東坡尚未開始詠梅時，即使是宋初的林逋，依舊將梅花作為普遍而簡單的

<sup>37</sup>葉嘉瑩（主編）。《晏殊詞新釋輯評》（北京市：中國書店，2003），181。

<sup>38</sup>劉文注。《張先及其安陸詞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86。

<sup>39</sup>【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1，《詞話叢編》，冊6，3806。此語肯定張先在由小令到長調發展上的過渡之功，但由於缺乏鋪敘的才力，張先的長調寫得不如柳永高明。

意象存在，與桃杏等同。至於東坡對梅花的情有獨鍾，可由其高達50首（居北宋詩人之冠）的詠梅詩<sup>40</sup>看出；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詩作多為元豐2年（1079年）「烏臺詩案」後所作，<sup>41</sup>而現存七闋詠梅詞中，除〈阮郎歸〉（暗香浮動月黃昏）、〈占春芳〉（紅杏了）編年難以定實外，〈南鄉子·梅花詞和楊元素〉（寒雀滿疏籬）於熙寧7年（1074年）冬密州作，〈菩薩蠻·回文〉（嶠南江淺紅梅小）、〈定風波·詠紅梅〉（好睡慵開莫厭遲）於元豐5年（1082年）黃州作，〈西江月·梅花〉（玉骨那愁瘴霧）、〈西江月·詠梅〉（馬趁香微路遠）皆為紹聖元年（1094年）以後貶惠所作。由這些詞的作時與作地以觀，可見東坡對梅的獨賞與書寫，應與其外放後自身思想變化、宦海沉浮和身世飄零有密切的關聯，其〈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亦云：「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豈知流落復相見，蠻風蠻雨愁黃昏」，<sup>42</sup>對於梅花的遭遇頗有「同是天涯淪落人」之感，究竟梅花在東坡詞筆下有何特殊的意象內涵，以下即就其7首詠梅詞加以考察：

先言東坡詠梅詞意象對前輩詞家的繼承之處，主要表現為惜春、憶友等普泛化的情感。如〈占春芳〉：

紅杏了，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sup>43</sup>

此詞編年，龍榆生《東坡樂府箋》、曹樹銘《蘇東坡詞》、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sup>44</sup>皆難以確定；而鄒同慶、王宗堂《蘇軾編年校註》暫編此詞於熙寧4~7年間（1071~1074年）通判杭州時，但究竟作於何年，因無確證，仍難斷言，較可肯定的是此首為一詠花詞，至於所詠何花，則無法確知。近人石雲濤由詞中描寫的內容與用典來看，認為是詠梅之作，他說：「此詞通篇未著一『梅』字，……前三句寫梅之持久，梅於百花中最先開放，而眾芳零落蕪穢之時，它依然獨存枝頭。接下來二句寫花之香，亦非梅不能當此。最後兩句化用李白詩意。李白〈與史郎中飲聽黃鶴樓上吹笛〉詩云：『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到

<sup>40</sup>張高評，〈蘇軾詠物詩與創造造語——以詠花、詠雪為例〉，399。

<sup>41</sup>李錦煜，〈梅格即人格 契合兩無間——談蘇軾的詠梅詞〉，《甘肅高師學報》，9卷3期（2004）：20。

<sup>42</sup>【宋】蘇軾，【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卷38，2077。以下凡再引東坡詩皆出此，將直接括號注明卷數及頁數，不另作注。

<sup>43</sup>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56。以下凡引東坡詞皆出此，將直接括號注明頁數，不另作注。

<sup>44</sup>分別見龍榆生。《東坡樂府箋》（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卷3，56；曹樹銘。《蘇東坡詞》（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445；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8），723。



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詞人以寧王自比，表達惜花之情」，<sup>45</sup>能言之成理。細玩詞中用典，「寧王」是善於吹笛者，如《新唐書》所載：「帝（玄宗）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sup>46</sup>而「花落」乃指《落梅花曲》，見於段安節《樂府雜錄》：「笛者，羌樂也，古有《落梅花》曲」。<sup>47</sup>東坡因愛惜眼前豔香如佳人的梅花，故憂其凋落，遂化用李白詩意，由《落梅花》笛曲聯想到善於吹笛的寧王，再以之自比，表達其愛花惜春之情，則詞中所詠為梅花是頗可採信的。此詞無論在立意與謀篇上，與柳永〈瑞鷓鴣〉（天將奇豔與寒梅）皆有相似之處，都是先讚以梅的春訊、美質等特點，再以醇酒、美人比喻梅給予人之視覺美感，末尾借《落梅花》曲的聽覺想像寫作者對落梅的愛惜之情，從而透顯了詩人藉詠梅以表惜春情懷的立意，東坡借鑒前人的痕跡甚為明顯。

又如〈阮郎歸·梅詞〉（867）：

暗香浮動月黃昏。堂前一樹春。東風何事入西鄰。兒家常閉門。雪肌冷，玉容真。香顚粉末均。折花欲寄隴頭人。江南日暮雲。

此詞龍本（卷3，52）、曹本（439）、鄒王本（867）皆不編年，惟薛瑞生以詩原詞，認為東坡梅詩詠庭梅者僅兩見：一為元祐6年（1091年）在杭所作〈謝關景仁送紅梅栽二首〉，但係詠紅梅，與詞中所詠白梅不接準；另一為紹聖元年在惠作〈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再用前韻〉、〈花落復次前韻〉3首，皆詠白梅，薛氏還詳考東坡在惠所作相關詩文，知松風亭之白梅，即荒園之梅，亦即庭梅，正詞中所謂「堂前一樹春」者，故暫編於紹聖元年（1094年）；<sup>48</sup>但庭梅之說仍僅就詩中所見推論所得，資料仍嫌偏狹不全，故薛氏亦無自信，此詞之編年只好存疑。詞中東坡以集句方式<sup>49</sup>寫梅的春訊表徵與內外之美，運用自然貼切，無斧鑿之痕；雖然在梅形象的塑造上，能夠捕捉其別於眾花的特質，以「雪肌冷，玉容真。香顚粉末均」的擬人手法，寫出其冰肌玉貌與高潔恬靜，但是，作者藉著詠梅所欲抒發的情感，仍不脫前人折梅憶友的意象內涵。由於東坡詞中折花欲寄的對象並未指明，僅借用杜甫〈春日憶李白〉：「江東日暮雲」之「日暮雲」來表示對友人之思念，因此，其所呈現的情感，未能透顯出個性化的特點。

<sup>45</sup> 石雲濤。〈蘇軾詠物詞篇目與藝術特色的重新定位〉，《許昌師專學報》，18卷2期（1999）：45。

<sup>46</sup> 【宋】歐陽修：〈禮樂志〉，《新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94），卷22，476。

<sup>47</sup>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4。

<sup>48</sup> 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639。

<sup>49</sup> 例如：「暗香」句，乃借用林逋〈山園小梅二首〉之一：「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堂前」三句，則借用唐人蔣維翰〈春女怨〉：「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枝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折花」句，乃借用柳惲〈江南曲〉：「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及杜甫〈春日憶李白〉：「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

另有兩闋詞，雖亦是表現藉梅思友的意象，但能揚棄前人習用之陸凱折梅贈友的典故，而著眼於梅所特有之高潔意象以喻友誼之純粹，且詞中所贈別的對象亦較明確，可謂承中有變，初步透顯出作者個人的色彩。如〈南鄉子·梅花詞和楊元素〉（熙寧7年冬密州作，西元1074年，138）：

寒雀滿疏籬。爭抱寒柯看玉蕤。忽見客來花下坐，驚飛。踏散芳英落酒卮。痛飲又能詩。坐客無氈醉不知。花盡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著枝。

此詞，龍本（卷1，18）、曹本（127）皆編在熙寧7年（1074年）9月，認為與同調「涼簾碧紗厨」、「東武望餘杭」似為一時唱和之作。薛本則謂楊元素7月來杭、述古7月去杭，東坡於9月得移密之命，而此詞內容卻未提及送迎別情，「似」應作於8月，但無自信（90）；薛氏雖由詞意考查，卻忽略詞中「春到」之意而編在熙寧7年（1074年）8月，實有不妥。陳邇冬則謂此詞為「熙寧7年冬作」，<sup>50</sup>鄒、王本由詞中乃寫寒梅報春景象，認為陳說作於冬季較吻合，故云此詞為是年冬元素以梅花詞見寄、東坡和作。今考詞中有「爭抱寒柯看玉蕤」、「花盡酒闌春到」等言春訊之語，可知此說較具說服力。由於詞題即標明是和「楊元素」之作，對象十分確定，且全詞通過詠梅之高潔優雅、賞梅之神韻風姿來「記錄作者與楊元素共事期間的一段美好生活和兩人之間的深切友誼，這段生活非梅花不足以喻其優雅，這種友誼非梅花不足以擬其高潔」，<sup>51</sup>並非一般泛寫友誼之作，可說是東坡梅詞在憶友意象上的一種突破。此詞寫梅，亦不直接描繪其雪霜之姿，而是採用側面烘托的手法，先以寒雀爭抱經霜受雪的寒柯，襯托出早梅綴樹、蕤蕤如玉的潔白可愛；再以高雅之士花下飲酒賞梅作詩的雅興，襯托出梅花的風流高格，全詞雖不著一個「梅」字，但卻在新穎的構思中將報春寒梅凌霜盛開的風韻高潔展露無遺，也巧妙地借梅之品格比喻作者與元素間共有的高潔品性與情誼。楊繪，字元素，東坡通判杭州時，曾為杭州太守；可惜，元素到任不足3個月，與東坡剛成知己，便要分別，再度回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而東坡此時也將前往密州赴太守之任，二人遂同舟北上，因此，東坡送別元素的11首詞中，高達7首作於北上途中，僅4首作於杭州，如：「縹緲危樓紫翠間。良辰樂事古難全」（〈浣溪沙·菊節別元素〉，92）、「白雲清詞出坐間」（〈浣溪沙·重九〉，93）、「不用訴離觴。痛飲從來別有腸」（〈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90），凡此皆為二人在杭「痛飲」、「能詩」的生活紀錄，也印證了二人相契的情誼。然而，此首梅詞在熱鬧風雅的情調中，卻「似以鄭度

<sup>50</sup>陳邇冬。《蘇軾詞選》（香港：三聯書店，2000），31。

<sup>51</sup>閻鳳春。〈蘇軾詠物詞的審美追求〉，《內蒙古電大專刊》，1期（2004）：4。

自況」，<sup>52</sup>隱隱傳達了作者「才高而不被重用」<sup>53</sup>的不遇之慨，唐人鄭虔為廣文館博士，卻窮到客至連坐氈都沒有，<sup>54</sup>而東坡本來「奮厲有當世志」，<sup>55</sup>一直懷著「致君堯舜」（〈沁園春·赴密州早行馬上寄子由〉，134）、「功成名遂」（〈南鄉子·和楊元素。時移守密州〉，90）的政治企盼，卻因為新舊黨爭愈演愈烈，在不願附會變法派人士的抉擇下，只好自請外放，從通判杭州到知守密州，益發感到政治理想難以實現的無奈，因此，在元素得以回京的同時，東坡有可能難掩自身仕途不順之憾，而以清貧自守的鄭虔自喻，並借梅花的品格表達自身高潔不同流俗的堅持。

又如〈菩薩蠻·回文〉（元豐5年黃州作，西元1082，841）：

嶠南江淺紅梅小。小梅紅淺江南嶠。窺我向疏籬。籬疏向我窺。老人行即到。到即行人老。離別惜殘枝。枝殘惜別離。

此詞，龍本不編年（卷3，20），曹本以東坡在黃州之年紀不到五十，不能自稱老人，故認為此詞非東坡所作（474）；鄒王本以為諸本均載，別無異說，但未編年（839）；薛本將之與同調「落花閒院春衫薄」、「火雲凝汗揮珠顆」等回文詞一同編在元豐3年（1080年），卻未言所據為何（266）。饒學剛則謂此詞與薛氏所同列之同調兩首少婦詠春夏閨情的回文詞內容不相融合，而據傅本在詞題增「紅梅贈別」等字，以及與東坡〈紅梅三首〉詩、〈定風波〉（好睡慵開莫厭遲）詞互證，將此詞編於元豐5年（1082年）黃州作；<sup>56</sup>今觀〈紅梅三首〉詩之梅花形象：「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其一，卷21，1107）、「細雨裊殘千顆淚，輕寒瘦損一分肌」（其二，同前）、「落盡穠香已透肌。……竹間璀璨出斜枝。」（其三，卷21，1108）其小而紅之花朵與落梅後之斜枝，皆與本詞中「紅梅小」、「殘枝」等描繪相似，故作於元豐5年（1082年）之說頗可參酌。饒氏同時指出，贈別對象可能為知藤州的趙晦之，但未作進一步說明，今考《蘇軾文集》，東坡於黃州作有〈與趙晦之〉四首，除了日常的問題之外，較可注意者有：晦之來信勸他「處患難，不戚戚」，東坡大不為然，凜然復書道：「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爾，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sup>57</sup>堅持知識分子須有淑世的精神，不論發生何等殘酷的

<sup>52</sup>陳邇冬，《蘇軾詞選》，31。

<sup>53</sup>李錦焜，〈梅格即人格 契合兩無間——談蘇軾的詠梅詞〉，20。

<sup>54</sup>【宋】歐陽修：〈鄭虔傳〉，《新唐書》，卷202，5766-5767。

<sup>55</sup>【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樂城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22，1420。

<sup>56</sup>葉嘉瑩（主編）。《蘇軾詞新釋輯評》（北京市：中國書店，2007），673。

<sup>57</sup>【宋】蘇軾：〈與趙晦之四首〉之三，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96），卷57，1711。以下凡再引東坡文皆出此，將直接括號注明卷數及頁數，不另作注。

遭遇，只要一息尚存，此火不滅；當時東坡還有〈與李公擇（常）書〉，正可以作前函的正面注解：「兄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十七首之十一，卷51，1500），而這種堅持，與近幾年當權者貿然發動對西夏戰爭的時代背景有很大關係，<sup>58</sup>憂心忡忡的東坡，儘管自己在「烏臺詩案」後的遭遇已是危如累卵，但對於國是仍付與異常的關切，因此，雖然此詞贈別對象仍無法確知，但是東坡所欲與贈別友人（「行人」）共同期勉的，應是如同開在「江淺」不起眼處的小「紅梅」般有著孤傲獨立的品格，以及如同暮春傲立自然的「殘枝」梅般期待來春發出新枝。全詞揚棄了對梅花豔香形象的典型描繪與前人折梅憶友的書寫窠臼，攫取了處於特殊環境的小梅，以及落芳將盡的梅枝加以形塑，表現自己身處黃州的困境，以及與友人在知識分子品格操守上的互勉之意。

至於東坡詠梅詞意象個性化的明顯呈現，具體表現在下列三闋詞作，其一為藉梅之雪霜高格喻己高潔人格之〈定風波·詠紅梅〉（元豐5年黃州作，西元1082年，462）：

好睡慵開莫厭遲。自憐冰臉不時宜。偶作小紅桃杏色，閒雅，尚餘孤瘦雪霜姿。休把閒心隨物態，何事，酒生微暈沁瑤肌。詩老不知梅格在，吟詠，更看綠葉與青枝。

此詞龍本並未編年（卷3，16），然而，如前所述，元豐5年（1082年）東坡於黃州作有〈紅梅三首〉詩，其一為：「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尚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量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曹本（222）、薛本（323）與鄒王本（462）皆謂此詞乃櫟括該詩而成，因此作於元豐5年（1082年）當無異議。詞中以人喻梅，除了描繪出紅梅具有桃李之色的特徵外，最重要的是鮮明地刻畫出其獨特的「閒雅」風韻與不合時宜的「孤瘦雪霜」之姿。東坡貶居黃州寫了不少詠梅詩詞，其中較有名者如：〈梅花二首〉、〈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次韻陳四雪中賞梅〉、〈紅梅三首〉、〈和秦太虛梅花〉、〈再和潛師〉、〈菩薩蠻·回文〉（嶠南江淺紅梅小）等，可見出這時期的東坡對梅花的獨賞與重視，《宋史·蘇軾傳》讚東坡：「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sup>59</sup>而梅花不隨眾芳之品格又是花中之有志有氣者，因此梅之志氣可與東坡之志節連繫在一起，故詞中東坡欲以梅格自喻品格的用意，自亦可以想見。「不時宜」、「偶作」、「尚餘」、「休把」等詞語，突出而又強烈地表示自感冰清玉潔之質的梅花具有不隨眾芳爭豔、寧可鬥雪凌霜的傲骨，也暗示了作者「臨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隨俗」、<sup>60</sup>寧肯自憐幽獨的人格精神；謫居黃州，可說是東坡一生所遭遇的最大變故，

<sup>58</sup>西夏戰爭的始末及東坡的反應，參見李一冰。《蘇東坡新傳》（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0），385-387。

<sup>59</sup>【元】脫脫等：《宋史》（臺北市：鼎文書局，1994），卷338，10819。

<sup>60</sup>【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1420。

初至黃州時，不僅「畏口慎事」（〈答吳子野七首〉之二，卷57，1735）、「杜門不出」（〈與章子厚參政書二首〉之一，卷49，1412），甚且「平生親識，亦斷往還」（〈與參寥子二十一首〉之二，卷61，1859），飽受經濟窘迫、疾病纏身及精神上「積憂薰心」（〈乞常州居住表〉，卷23，657）等折磨，但他仍如梅花般不輕易地「隨物態」而轉移一己的心志，「不忍欺天負心」（〈杭州召還乞郡狀〉，卷32，912）地附和新黨與新法，寧可保持其特有的「孤瘦」高潔之姿與閒淡雅致之態，在生活上「盡絕欲念」（〈答范純夫十一首〉之十，卷50，1456），放下世俗的得失、是非與榮辱，不為物累，而能「以時自娛」（〈與王慶源十三首〉之十一，卷59，1815），追求主體的自主與自適。

其次為藉梅之仙姿玉骨以歌詠、哀悼朝雲，可由〈西江月·梅花〉（紹聖3年10月惠州作，西元1096年，785）、〈西江月·詠梅〉（紹聖3年，西元1096年，750）看出，二詞云：

玉骨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挂綠毛幺鳳。素面翻嫌粉澹，洗妝不褪脣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馬趁香微路遠，沙籠月淡煙斜。渡波清徹映妍華。倒綠枝寒鳳掛。掛鳳寒枝綠倒，華妍映徹清波。渡斜煙淡月籠沙。遠路微香趁馬。

就前首詞言，王文誥：「紹聖三年丙子……十月梅開作〈西江月〉詞」，<sup>61</sup>諸本皆據此編在紹聖3年（1096年）惠州作，當無異議。鄒王本又依宋人筆記如惠洪《冷齋夜話》、袁文《甕牖閒評》之說，<sup>62</sup>謂此詞乃「借詠梅以悼亡，實為侍妾朝雲而作」，近人陳邇冬、唐玲玲亦主此說；<sup>63</sup>再證諸東坡詩作，如〈送黃師是赴兩浙憲〉：「白首沉下吏，綠衣有公言」（卷36，1963），其中「綠衣」本指妾之衣服，在此指朝雲，<sup>64</sup>又如〈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綠衣倒挂扶桑暎」（卷38，2077），其中「綠衣」公自註：「嶺南珍禽，有倒挂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東海來，非塵埃中物也」，由其對此珍禽「非塵埃中物」的稱賞口吻推測，亦極可能指具仙姿的朝雲，據上述二詩可推測詞中的

<sup>61</sup>【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成都市：巴蜀書社，1985），卷40，7。

<sup>62</sup>【宋】惠洪：《冷齋夜話》：「（東坡）又作梅花詞曰：『玉骨那愁瘴霧』者，其寓意為朝雲也。」參見【宋】惠洪：《冷齋夜話》，《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3，卷1，2427；【宋】袁文：《甕牖閒評》：「『靄靄迷春態……』此秦少游為朝雲作〈南歌子〉詞也。『玉骨那愁瘴霧……』此蘇東坡為朝雲作〈西江月〉詞也。余謂此二詞皆朝雲死後作，其間言語亦可見。」參見【宋】袁文：《甕牖閒評》，《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6，卷5，5522。

<sup>63</sup>陳邇冬，《蘇軾詞選》，146；唐玲玲，《東坡樂府研究》，133。

<sup>64</sup>【宋】蘇軾，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卷36，1963。

「綠毛」極可能暗喻朝雲；再由東坡之文以觀，紹聖3年（1096年）於朝雲生日所作〈王氏生日致語口號〉有：「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恰謝端之早孤，僭炊相助」（卷46，2510-2511），皆以仙人喻朝雲，也可作為此詞乃以詠梅之仙姿以喻朝雲之佐證資料。

再就後首詞言，龍本未收，曹本（446）、薛本（728）皆未編年，鄒、王本據孫民〈關於十三首東坡樂府的編年〉之說，謂詞中「倒綠枝寒鳳掛」乃寫一種綠毛紅喙的嶺南珍禽「倒掛子」倒掛在梅枝上的情形，與同日所作詩〈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綠衣倒掛扶桑暎」所詠為同一事，故隨詩同編於紹聖元年（1094年）（750）；但饒學剛卻從〈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風亭下，梅花盛開〉和〈再用前韻〉二詩、〈西江月·梅花〉（玉骨那愁瘴霧）和本詞的內容詳加考察，認為應是東坡於紹聖3年（1096年）7月15日朝雲去世後，為悼念朝雲而作此詩詞，故「均是以『梅』格喻朝雲」之作，<sup>65</sup>是以皆編於紹聖3年。此外，詳考詩中有「海南仙雲嬌墮砌」（卷38，2075）、「惟有落蕊黏空樽」（卷38，2076）等句，與詞之「高情已逐曉雲空」、「遠路微香趁馬」的意境相似，皆有暗指朝雲仙逝之意，似以紹聖3年（1096年）作較為可能，王文誥將二詩編在紹聖元年（1094年），恐非妥適。<sup>66</sup>

朝雲12歲即進入蘇家，雖與東坡相距27歲，23年來卻始終對東坡「忠敬若一」（〈朝雲墓誌銘〉，卷15，473），不離不棄，尤其在東坡被貶惠州之時，家中數妾早已「相繼辭去」（〈朝雲詩引〉），而年僅32歲的朝雲仍堅持陪侍59歲的東坡過嶺，東坡感動之餘，到了惠州不久（紹聖元年10月），即為作〈朝雲詩〉：「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卷38，2074），以終生伴隨伶玄的樊通德比喻朝雲，以離白居易而去的樊素反襯朝雲，感念她肯隨他萬里投荒的情義。不料，紹聖3年（1096年）夏天，惠州「瘴疫橫流，僵仆者不可勝計」（〈與林天和廿四首〉之十五，卷55，1633）之際，朝雲竟也染上時疫，7月15日那天，東坡終究留不住朝雲，是以〈西江月·梅花〉首二句：「玉骨那愁瘴霧。冰姿自有仙風」，正是以惠州梅花不畏煙瘴侵襲的玉骨冰姿，來歌詠朝雲萬里相隨、無怨無悔、不畏蠻荒生活的高尚品格；「海仙」二句，寫梅能引來海仙、珍禽探訪之仙風魅力，「素面」二

<sup>65</sup>葉嘉瑩（主編），《蘇軾詞新釋輯評》，1216。

<sup>66</sup>張紹卿、王元明。〈關於蘇軾詠梅詞《西江月》的編年和主旨〉一文，即據王文誥對此二詩之編年而認為作於同時的〈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霧）亦應為紹聖元年之作，實宜再加商榷。且張、王二氏所持的另一理由亦頗有可議之處：氏謂從詞開頭二句看，乃寫惠州梅樹具與眾不同的勁骨，不怕南方瘴霧，而朝雲到惠州後，卻因水土不服而經常生病，因此，認為蘇軾並沒有把朝雲比作不怕冰雪，不愁瘴霧的惠州梅花；這樣的說法，僅是就表面的現象加以解釋，並未深入探究東坡對朝雲萬里相隨、不畏蠻荒的高尚品格之推崇與讚賞，且又忽略了詞中東坡以仙人與綠毛暗喻朝雲的可能性極高，故其所主張之〈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霧）作於紹聖元年之說仍不足以令人信服。參見張紹卿、王元明。〈關於蘇軾詠梅詞《西湖》的編年和主旨〉，《鄭州工業學院學報（社科版）》，2期（1995）：70-73。

句，則以擬人手法描繪出嶺外梅花「幾類桃花之色，而脣紅香著」<sup>67</sup>之中白而外紅的特色。如此詠梅之冰清玉潔、素淨出塵，在東坡之前，實所未見，更可貴的是，東坡於此詞中雖字字詠梅，卻是「把梅花的客觀的自然美和主觀思想上對朝雲的憶念，緊緊結合在一起，梅花是朝雲的化身，梅花的神韻也象徵著朝雲超脫高尚的性格和美麗的風姿」；<sup>68</sup>至於〈西江月·詠梅〉，雖為回文體詞，但從側面以幽香瀟灑、月光如水、仙禽倒掛的環境氛圍來映照出月夜幽獨清雅的梅花風神，在一種超塵絕世的仙境中流瀉出梅花高潔不俗的品格，也可視為對朝雲不同於一般女性的品性寫照。由此可見，上述二詞皆以讚賞梅之不同於凡花的高情遠韻，來象喻、追悼朝雲之獨特不凡，所蘊含的都是專屬於東坡、極其個人化的情感內涵。

清人蔣敦復說：「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託」，<sup>69</sup>由上述分析可知，蔣氏此說忽略了東坡對詠物詞這一題材在意象上的開拓作用，也忽略了他在詠物寄託上的特殊貢獻。以梅詞為例，楊慎云：「古今梅詞，以坡仙綠毛么鳳為第一」，<sup>70</sup>正是對東坡能將詠梅與悼亡合寫，<sup>71</sup>寄慨遙深的肯定。東坡之前的詠梅詞數量較少，雖然借鑒了傳統詠物詩「體物寫志」的經驗，但其「體物」多限於類型化地描摹外物之形，「寫志」也多藉習用的典故聯想而表現為普泛化的惜春、懷鄉、憶友之情，缺乏鮮明的個性。<sup>72</sup>雖然張先詠梅，有以梅格自喻品格的可能，對東坡有啟發性的意義，但仍無深遠寄託。詞發展至東坡，始把詞與詩文等量齊觀，大膽對其進行改造，他在承前人一般意義的借物興感基礎上，充分發揚體物寫志的詠物傳統，將梅格與人格統一起來，即採用寄託的手法，將自身身世感慨、個人情志、胸襟懷抱融入其中，表現出個性極其鮮明的情意內涵，在詠物詞意象的開拓上獲致極大的成果。

## 參、由詠史懷古到諷諭時政——以詠荔枝為例

### 一、北宋初期詞之荔枝意象：由詠史懷古到諷諭時政的萌發

荔枝性喜多光，「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sup>73</sup>白居易〈荔枝圖序〉形容其形狀與滋味為：「朵如蒲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

<sup>67</sup>【宋】惠洪：《冷齋夜話》，卷10，《宋詩話全編》，冊3，2471。

<sup>68</sup>唐玲玲，《東坡樂府研究》，134。

<sup>69</sup>【清】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卷3，《詞話叢編》，冊6，3762。

<sup>70</sup>【明】楊慎：《詞品》，《詞話叢編》（新北市：廣文書店），冊1，430。

<sup>71</sup>李錦焜亦指出「以詠梅悼亡也是蘇軾的獨創」，參見李錦焜，〈梅格即人格 契合兩無間——談蘇軾的詠梅詞〉，20。

<sup>72</sup>參見李錦焜，〈梅格即人格 契合兩無間——談蘇軾的詠梅詞〉，21。

<sup>73</sup>【宋】蔡襄：《荔枝譜》（福州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1。

膜如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sup>74</sup>蔡襄《荔枝譜》亦云：「色澤鮮紫，殼薄而平，瓢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sup>75</sup>可知荔枝有著鮮紫奪目的色澤與甘甜多汁的果肉，唐代詩人對之歌詠者不在少數，《全唐詩》中以「荔枝」為題者即有15首，如徐夔〈荔枝〉二首之一：「朱彈星丸粲日光，綠瓊枝散小香囊。龍綃殼綻紅紋粟，魚目珠涵白膜漿。梅熟已過南嶺雨，橘酸空待洞庭霜。蠻山蹋曉和煙摘，拜捧金盤奉越王」，<sup>76</sup>先以多樣的譬喻詠其形圓、肉香、色紅與美味，再直言其產地、產地與珍貴；又如薛濤〈憶荔枝〉：「傳聞象郡隔南荒，絳實豐肌不可忘。近有青衣連楚水，素漿還得類瓊漿」（卷803，9038），則以擬人手法寫其果肉之豐實，以「瓊漿」喻其肉汁之可口；又白居易〈種荔枝〉：「紅顆珍珠誠可愛，白鬚太守亦何癡。十年結子知誰在，自向庭中種荔枝」（卷441，4920），則獨鍾其「可愛」如「珍珠」之紅色圓潤的外形，而在自家庭院種植起荔枝來。

正因荔枝的特殊外形與「甘而多汁」，所以被譽為果品中的「第一」，<sup>77</sup>在歷史上經常是朝貢時的珍品，也因而成為楊貴妃極珍愛的果品；不幸的是，荔枝的保鮮期極短，「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因此，入貢時必須掌握時效，「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蛇猛獸之害」，<sup>78</sup>驛夫因而流血犧牲者無數，只為滿足宮廷的口體享受，《新唐書·楊貴妃傳》載：「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sup>79</sup>為了滿足貴妃的嗜欲，玄宗不惜枉顧民命以求快遞荔枝至朝廷，此等因貢荔虐政所造成的擾民史實，詩人們吟詠荔枝時，往往將之入詩，表現出詠史懷古的意象，如杜甫〈解悶十二首〉之九：「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纓獻，玉座應悲白露盤」（卷230，2518）、鄭谷〈荔枝〉：「平昔誰相愛，驪山遇貴妃。枉教生處遠，愁見摘來稀」（卷674，7722）、錢珝〈蜀國偶題〉：「忽憶明皇西幸時，暗傷潛恨竟誰知。佩蘭應語宮臣道，莫向金盤進荔枝」（卷712，8197），其中「悲」、「愁」、「恨」等字眼，明白透顯了作者們因詠荔而懷古，內心所興起的悲涼感慨之情。

北宋初期，以詞詠物的嘗試還不多見，詠荔之詞家更是少之又少，僅宋祁與歐陽修二人。其中宋祁〈蝶戀花〉所詠的荔枝也僅是作為貴妃出浴的陪襯，詞云（116）：

<sup>74</sup>【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973-974。

<sup>75</sup>【宋】蔡襄：《荔枝譜》，4。

<sup>76</sup>【清】清聖祖：《全唐詩》（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7），卷708，8152。以下凡引唐詩皆出此，將直接括號注明卷數及頁數，不另作注。

<sup>77</sup>【晉】嵇含：《南方草木狀》（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卷下，11。

<sup>78</sup>以上二條資料皆見【唐】白居易：〈荔枝圖序〉，《白居易集》，974。

<sup>79</sup>【宋】歐陽修：〈楊貴妃傳〉，《新唐書》，卷76，3494。



雨過蒲萄新漲綠。蒼玉盤傾，墮碎珠千斛。姬監擁前紅簇簇。溫泉初試真妃浴。驛使南來丹荔熟。故翦輕綃，一色頒時服。嬌汗易晞凝醉玉。清涼不用香絲撲。

詞中大部分的文字在敘述太真妃（即楊貴妃）出浴之情景，而「蒼玉盤」中所裝盛的「碎珠」，乃經由「驛使南來」的「丹荔」，是為了給沐浴後的貴妃享用的。宋祁並未對荔枝的色香味進行生動的描繪，詞中也未見對因貴妃嗜荔而致虐民的史實加以批判或興感，其詠荔僅僅是為了襯托佳人之美麗與悠閒，在懷古之外，並無幽微的寓意。至於歐陽修的詠荔詞，則以徵引史實入詞的作法，將荔枝之事與馬嵬之變聯繫起來，藉詠史以寫其懷古之思，〈浪淘沙〉云（141）：

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生處遠，不近長安。往事憶開元。妃子偏憐。一從魂散馬嵬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詞中上片從視覺的譬喻描寫了荔枝紅殼白肉的形貌，同時以直敘的方式道出其產地偏遠的特點；下片則由荔枝產地「不近長安」而導致的結果展開鋪敘，針對開元時期朝廷只為一搏楊貴妃歡心而不顧民命的腐朽現象予以譴責：「只有紅塵無驛使」，紅塵紫陌依舊，奔馳傳送荔枝的驛使飛騎卻早已不見，在這一有一無的強烈對比之下，已隱隱流露出作者對當政者罔恤民命的不滿與對百姓生命不受重視的悲憫，正如《荔子雜誌》所云：「詩餘荔子之詠，作者既少，遂無擅長。獨歐陽公〈浪淘沙〉一首，稍存感慨悲涼耳」。<sup>80</sup>歐陽修極重視在抒情深度上下功夫，而這功夫主要表現在其作品內涵的深微隱約、意蘊渾厚上，亦即他所說的：「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sup>81</sup>此詞藉由詠荔，帶入史實，字面上雖未見辛辣的諷刺，也未有激烈的批判，雖較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之一：「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卷521，5954）以看似不經意的輕快語言表達尖銳意涵的暗諷手法來得平實許多，但詞中所蘊含的譴責之深意與警醒人心之力量，實不容小覷，已隱露「明喻暗指」<sup>82</sup>之意，表面詠史，意在提醒當權者當重視百姓，這種手法對於東坡詠荔詞也具一定的啟發作用。

## 二、東坡詞之荔枝意象：由詠史懷古到諷諭時政

### （一）詞中入史，暗議朝政

<sup>80</sup>【清】張宗櫛：《詞林紀事》（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0），卷4，5。

<sup>81</sup>【宋】歐陽修：《六一詩話》，《宋詩話全編》，冊1，214。

<sup>82</sup>顧柔利。〈歐陽修詠物詞之研究〉，《黃埔學報》，23期（1991）：123。

甫至惠州、初嚐生鮮荔枝的東坡，在其荔枝詞中除了承續歐氏詞中入史的作法外，還有更生動的詠物與更幽微的諷政用意，這種深層的寓意，可以結合其同時所作的詠荔詩作來抉發。其〈減字木蘭花·西湖食荔支〉云（紹聖2年4月，西元1095年，757）：

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座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釀白。雅稱佳人纖手擘。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

此詞薛本未編年（卷3，40），曹本依詞題「西湖食荔支」，遂謂「考閩浙一海之隔，與此詞首次句之地理形勢相合」（339），而定為元祐5年（1090年）守杭之作，殊不知，東坡仕履所至之潁州、揚州、惠州亦有西湖，故云杭州實失之武斷。鄒王本依蘇詩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乃紹聖2年（1095年）在惠州作，而惠亦有西湖，與詞題符合；又同年所作〈荔支嘆〉詩：「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與前詩：「不知天公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此詞上片詠史之意皆能吻合，因知此詞亦作於此時（757），薛本亦主此說，理由略同（644）。此紹聖2年（1095年）說言之成理，可從。東坡在杭曾食蜜漬荔枝（有〈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支〉詩），至於其品嚐新鮮荔枝的初次體驗，則在惠州西湖（又稱豐湖）。他突破前人（白居易、蔡襄、歐陽修）的譬喻手法，改以轉化修辭將荔枝的果核與果肉擬寫成美人的細「骨」與香「肌」，不僅從視覺、嗅覺描繪此珍品，並結合閩地的十八娘傳說：「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塚今在城東報國院，塚旁猶有此樹云」，<sup>83</sup>賦予此「閩溪珍獻」以娉婷少女的生動形象。

至於其借古諷今的寓意，則比歐詞更加隱微含蓄，歐詞結合貴妃嗜荔殘民之事與馬嵬之變，以陳述歷史事件的過程與結局的平實方式，隱約道出開元朝廷「只有紅塵無驛使」的錯誤，而蘇詞更僅僅以一個否定句「不貢奇葩四百年」來委婉暗示貢荔擾民的不當。然而，這並不表示東坡對於貢荔虐民史實的反對態度較歐氏緩和，其實，其詠荔詞之寓意較歐氏更為隱微的原因主要在於東坡對詩詞有著分工的觀念：「詩的抒情偏重於社會，承擔著諷諭現實，救補時弊的任務；而詞的抒情則偏重於個體，多抒寫個人情感體驗」。<sup>84</sup>因此，本詞偏重在作者個人對荔枝感官體驗的書寫，如運送荔枝的「似箭」之速、盛裝荔枝的「金盤」之美、擘開荔枝的「佳人」雙手之纖，以及荔枝核肉之「細」「香」，至於諷諭現實、直陳時弊的任務，主要由與此詞同時所作的詠荔詩來擔任，其〈荔支歎〉云（卷39，2126-2128）：

<sup>83</sup>【宋】蔡襄：《荔枝譜》，9。

<sup>84</sup>張惠民、張進。《士氣文心：蘇軾文化人格與文藝思想》（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416。

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阮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龍眼來。  
 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  
 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  
 我願天公憐赤子，莫生尤物為瘡痍。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  
 君不見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爭新買寵各出意，今年鬪品充官茶。吾君  
 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洛陽相君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

就史實言，漢、隋、唐三朝皆有貢荔枝之事，據蔡襄《荔枝譜》載，東漢貢荔來自嶺南，唐朝貢荔來自巴蜀，而隋朝貢荔來自東閩，<sup>85</sup>〈荔枝歎〉詩中明言「永元荔支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是就漢（和帝）、唐（玄宗）貢荔虐民之史實加以批評；而詞中「閩溪珍獻」、「不貢奇葩四百年」之語，則是就隋（煬帝）為口體之福而勞民傷財之舉所發。其中「四百年」之數，鄒同慶、王宗堂認為是自天寶末至宋紹聖中350年，取其整數而言（759）；薛瑞生則據詞中所食為閩荔，而隋之貢荔乃取自於閩推論，應是自隋大業年間至宋紹聖年間490年，「四百年」者，是概言之數（644），薛氏能緊扣「閩溪珍獻」立論，所言較為可信，近人饒學剛亦主此說。<sup>86</sup>由此觀之，東坡紹聖2年（1095年）4月初嗜鮮荔之後，同時所作之詠荔詩詞，完整地道出貢荔之歷史，而其欲藉詠荔以議論朝政之用意，亦可由詩詞合觀中完整地呈現：〈荔枝歎〉一詩，開頭八句即詳陳東漢和帝與唐玄宗時因貢荔而致使百姓屍骨「枕藉」、驛夫「濺血」之悲慘史實，以大膽揭示在位者窮奢極欲的現實；並從而發出「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酹伯游」的感嘆，東坡甚至在詩中自注：「漢永元中，交州進荔支、龍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死亡，罹猛獸毒蟲之害者無數。唐羌，字伯游，為臨武長，上書言狀。和帝罷之。唐天寶中，蓋取涪州荔支，自子午谷路進入」，對於今日敢效法伯游挺身直諫的人實在太少表現出深切的遺憾，也因而在此詩中，才如此勇於效法伯游之直陳時弊。於是，在表達一己「雨順風調百穀登，民不飢寒為上瑞」的政治理想後，東坡毫不隱晦、指名道姓地揭露本朝官僚貢茶獻花的「爭新買寵」，以及皇室只重「口體」享受的腐敗現象，語氣極為嚴厲，與詞中委婉議政的口吻迥然不同。

## （二）隨遇而安，諷刺當局

東坡賞啖新鮮荔枝之餘，除了在詩詞中藉詠荔以懷古諷今、關注時事外，還通過對惠州特有方物——荔枝的描寫、稱賞，來呈顯其離開朝廷的閒適自得與隨遇而安，實欲藉以譏諷時宰、抗議當局。其〈南鄉子·雙荔支〉云（紹聖2年或3年，西元1095年或1096年，

<sup>85</sup>【宋】蔡襄：《荔枝譜》，3。

<sup>86</sup>葉嘉瑩（主編），《蘇軾詞新釋輯評》，1192。

833) :

天與化工知。賜得衣裳總是緋。每向華堂深處見，憐伊。兩箇心腸一片兒。自小便相隨。綺席歌筵不暫離。苦恨人人分拆破，東西。怎得成雙似舊時。

此詞龍本（卷3，17）、曹本（422）、鄒王本（833）雖未編年，然薛本認為此詞內容與〈減字木蘭花〉（閩溪珍獻）同為詠鮮荔枝，似應作於同時（644），雖其未敢斷言究竟作於紹聖2年（1095年）或3年（1096年），然仍可知此詞為在惠之作。詞中歌詠的是十分罕見的雙核仁荔枝，作者除了繼承傳統「窮物之情，盡物之態」<sup>87</sup>的詠物手法，對此難得的雙荔枝特徵加以描繪：「賜得衣裳總是緋」寫其深紅的外殼，「兩箇心腸一片兒」言其相連的果核；還以其天才的聯想力開創了人格化的詠物詞寫法，為此物注入生命，使吟詠對象具有人物的情感、心理和生命，於是，他將此兩顆並蒂荔枝想像成「自小便相隨。綺席歌筵不暫離」的兩個人兒，而其關係，路成文認為是「孿生姐妹」，<sup>88</sup>饒學剛、周子瑜皆主張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sup>89</sup>殷光熹也說本詞是寫「兩個心愛的人難捨難分」，<sup>90</sup>雖然東坡真正的意思無法確知，但由詞中所述自小「綺席歌筵不暫離」的經歷來看，兩人為孿生姐妹的關係是較合理的。不過，無論作者的想像對象為誰，這種由物及人的審美想像與創造，在擬人、雙關的手法運用中，充分體現出其在惠州愉悅自適的生活情趣。

值得注意的是，東坡的詠荔詞寫的是荔枝中的殊品，從而以人格化的聯想展露其內在的悠然愜意。而其詠荔詩則是藉著對荔枝普遍具有的色、香、味的讚美，以表現一己貶惠後隨遇而安、泰然處之的心態，如「到處聚觀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雲漠漠桂花濕，海雨翛翛荔子然。聞道黃柑常抵鵲，不容朱橘更論錢。恰從神武來弘景，便向羅浮覓稚川」（〈舟行至清遠縣，見顧秀才，極談惠州風物之美〉，卷38，2064），以歡欣的詩筆將荔枝的色澤比作火燒之紅，並以掛冠歸隱的陶弘景自比，言己欲去尋訪在羅浮山修煉過丹藥的葛洪；又如「爛紫垂先熟，高紅掛遠揚」（〈食荔支二首〉其一，卷40，2193）、「日啖荔支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支二首〉其二，2194），亦由熟透的荔枝之色澤寫到自己大啖荔枝的樂趣與滿足；更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一詩，對荔枝的形貌與美味作了新穎獨特的比喻（卷39，2121-2122）：

南村諸楊北村盧，白華青葉冬不枯。垂黃綴紫烟雨裏，特與荔子為先驅。

<sup>87</sup>【清】俞琰：《詠物詩選·序》（成都市：成都古籍書店，1984），3。

<sup>88</sup>路成文，《宋代詠物詞史論》，94。

<sup>89</sup>分別參見葉嘉瑩（主編），《蘇軾詞新釋輯評》，1196-1197。

<sup>90</sup>殷光熹。〈蘇軾對詠物詞的開拓〉，《職大學刊》，2期（1995）：39。

海山仙人絳羅襪，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  
不知天公有意無，遣此尤物生海隅。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楂梨麤。先生洗盞酌  
桂醕，冰盤薦此頰虬珠。似開江鱸斫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我生涉世本為口，一官  
久已輕蓴鱸。人間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

以美人喻花本為詠物詩之常例，而此詩「海山」四句卻以美人喻食物（荔枝）之形貌姿態，則顯現出東坡立意之新奇獨特；「先生」四句更以魚肉（「江鱸柱」、「河豚魚」）<sup>91</sup>比喻此水果滋味之鮮美難得，正是方東樹所稱美他的「為尋常胸中所無有」<sup>92</sup>的絕妙譬喻。末尾二聯，以明褒暗貶的方式，在嬉笑調侃的口吻中，寫出他雖處逆境卻仍熱愛生活的達人心態。王水照指出，這是由於他「從佛老思想中找到精神支柱」，因此能「在司空見慣的生活中敏銳地發現詩意和情趣」；<sup>93</sup>陳新雄則進一步揭示其深層的用意：「這樣的閒適自得，隨遇而安，無異對當局宣示，他們的迫害無效，他們的懲罰無用，胸無芥蒂的達觀，乃曠達的東坡對時宰極大的譏諷」。<sup>94</sup>

的確，在東坡這些詠荔詩詞所呈現的隨遇而安的表象下，深藏著「對政敵倔強不屈的抗爭」，<sup>95</sup>以及對當局政治迫害的諷刺，我們可由其貶惠的原因與在惠的實際生活探知：元祐8年（1093年）9月，太皇太后高氏棄世，宋哲宗親政，由於高后主政之時，哲宗經常被晾在一旁，對於奏事之臣往往「只見臀背」，<sup>96</sup>因此，親政後便敵視元祐大臣，起用其父施行新法時的大臣，遂以章惇為相，以李清臣為門下侍郎，朝局因而大亂，虞策、來之郡等奏以東坡元祐朝所作文字譏斥先朝，趙挺之又據軾所為散文彈劾其毀謗先帝，紹聖元年（1094年）閏四月初三告命下，罷定州任，落職知英州（今廣東英德）。<sup>97</sup>東坡在赴英州途中，就擔心會有「後命」，果然，群小以為議罪未足，復經三改謫命，東坡尚未到英州，八月又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sup>98</sup>過去幾年，每次遭政敵陷害，他都會上表辯誣，此次他看透了人生的憂患得失，不再辯駁，面對現實地走向瘴海炎陬之地。紹聖元年

<sup>91</sup>蘇軾詩後自注曰：「予嘗謂荔枝厚味、高格兩絕，果中無比，唯江鱸柱、河豚魚近之耳。」

<sup>92</sup>【清】方東樹在《昭昧詹言》卷11裏評其七古時說：「坡詩每於終篇之外，恆有遠境，非人所測。於篇中又有不測之遠境，其一段忽自天外插來，為尋常胸中所無有。」參見【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市：漢京文化公司，2004），241。此詩中以魚肉比水果，實為常人所難以聯想到的妙喻。

<sup>93</sup>王水照。〈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載於《蘇軾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2。

<sup>94</sup>陳新雄。〈荔枝情懷〉，《國文天地》，12卷9期（1997）：48。

<sup>95</sup>吳帆、李海帆。〈含激憤于婀娜之中 寄妙理于曠達之外——析《蝶戀花》探索蘇軾謫惠前後的心路歷程〉，《惠州學院學報》，22卷5期（2002）：54。

<sup>96</sup>【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史仲文（主編）（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卷1，6584。

<sup>97</sup>上述東坡被政敵陷害的經過，參見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112-115；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6），149-151。

<sup>98</sup>參見曾棗莊。《蘇軾評傳》（成都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201。

(1094年)10月2日，東坡抵達貶所惠州，食住等物質條件極差，其〈與參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七有云(卷61, 1864-1865)：

某到貶所半年，凡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卻住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糲米飯便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

本來他初抵惠州時，住在三司行衙的合江樓，卻因政敵的干預，而不得不遷至嘉祐寺，那兒不僅地方窄小、吃「糙米飯」，還「苦無醫藥」。雖然翌年3月，他的姐夫(亦是表兄)程之才令地方官讓他搬回合江樓，<sup>99</sup>但謫居惠州的歲月，經濟十分困頓，一直過著「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其一，卷39, 2104)、「豈知江海上，落英亦可餐」、「典衣作重陽，徂歲慘將寒」(〈和陶貧士七首〉其五，卷39, 2139)等以蔬食為主、典衣過節的貧困生活，偶而「門生饋薪米」及「斗酒與隻雞」(〈和陶歸園田居六首〉其一)，才有蔬食以外的酒與葷食可吃；他在〈和陶貧士七首〉其七中也說：「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憂」(卷39, 3415)，對於自己無力為家計作出貢獻而感到十分歉疚，由此亦足以見出他在惠州經濟拮据的苦況。

然而，他知道這一切的艱難困苦全都來自於政敵的迫害，如果漠視這些苦難，就意味著「對黑暗勢力的蔑視」，如果安貧樂道，就意味著「對自身人格精神的堅持」。<sup>100</sup>於是，在食無肉的困境中，仍能苦中作樂，其〈與子由弟十首〉其七云(卷60, 1837)：

惠州市井寥落，然猶日殺一羊，不敢與仕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耳。骨間亦有微肉，熟煮熟漉出(不乘熱出，則抱水不乾)，漬酒中，點薄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挾別，得銖兩於肯綮之間，意甚喜之。如食蟹螯，率數日輒一食，甚覺有補。子由三年食堂庖，所食芻豢，沒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戲書此紙遺之，雖戲語，實可施用也。然此說行，則眾狗不悅矣。

信中以詼諧自嘲的口吻詳細介紹自己剛發明的一道佳肴，其實不過是羊骨間的「微肉」

<sup>99</sup>蘇軾〈遷居〉詩序云：「吾紹聖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樓。是月十八日，遷於嘉祐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復遷於合江樓。三年四月二十日，復歸於嘉祐寺。時方卜築白鶴峰之上，新居成，庶幾其少安乎？」(卷40, 2194-2195)

<sup>100</sup>二條引文皆見莫礪鋒。〈東坡在嶺南之二：「報道先生春睡美」〉，《文史知識》，7期(2008)：91。

而已，卻以「食蟹螯」妙喻之，字裏行間透顯的是對苦難的超越，以及對政敵的抗爭心理。但是，這樣在隨遇而安的表象下，卻深藏對當局的諷刺之意，終究刺痛了朝中對他興謗的宵小們，據曾季狸《艇齋詩話》載，「東坡〈海外上梁文口號〉云：『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章子厚見之，遂再貶儋耳，以為安穩，故再遷也」，<sup>101</sup>果真，紹聖4年（1097年）閏2月19日，朝廷下旨貶東坡為瓊州別駕，移昌化軍安置，把他外放到更遠的海南島。

## 肆、結語

本文嘗試從東坡的詠梅與詠荔詞作，探討其詠物詞意象對前人的承與變，以便具體觀察出東坡詠物詞在意象方面的開拓之功。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僅以其歌詠數量最多的詠梅7首，以及別具諷諭意義的詠荔枝2首詞作為探索文獻，並以相關的詩文為參考，與北宋初期詞家之同類詠物詞進行比較論述，初步獲得下列觀點：

一、以詠梅詞為例，由於北宋初期的詠物詞還在嘗試的階段，詠梅詞的數量並不多，且詞家們（如晏殊、柳永等）將梅花視之與諸花等同，在構篇上亦多屬於六朝詠物寫法的延續，雖然在刻劃梅花春訊與豔香的形象上各有其匠心之處，然而其藉梅所表現的意象，仍不出愛花惜春、懷鄉憶友等普泛化的情感。

二、張先詠梅詞特別注意到梅花「凌霜」的特質，但是否欲借此自喻孤標的品格，由於缺乏作者相關的詩文資料，故無法確知，但對東坡之特重梅之雪霜高格具有一定的啟發。在北宋文人觀物轉向哲理的風潮下，梅花的外形與內在特質契合了宋代文人的口味，對梅花情有獨鍾的東坡，遂憑其過人的才華及「以詩為詞」的創作態度，再加上特殊的仕宦遭際，在詠梅詞中充分發揚體物寫志的詠物傳統，除了2首詠梅詞表現出繼承前輩詞家惜春、憶友的普泛化意象外，其他如〈南鄉子·梅花詞和楊元素〉（寒雀滿疏籬）在詞題即明確指明所憶對象為友人「楊元素」、〈菩薩蠻·回文〉（嶠南江淺紅梅小）揚棄傳統對梅花香豔形象的典型描繪與前人折梅憶友的書寫窠臼而以梅格與友人共勉、〈定風波·詠紅梅〉（好睡慵開莫厭遲）藉梅之高潔自喻人格、〈西江月·梅花〉（玉骨那愁瘴霧）、〈西江月·詠梅〉（馬趁香微路遠）2首則以梅之仙姿玉骨來歌詠、哀悼朝雲，此五首詞皆能掌握住梅異於眾芳之凌霜傲骨或仙姿高韻，「將梅格與人格統一起來」，<sup>102</sup>並融入自身之身世感慨、個人情志，展現出個性化鮮明的意象內涵。

三、以詠荔詞為例，東坡以前之詠荔詞家十分稀少，僅宋祁、歐陽修而已，其中宋祁

<sup>101</sup>【宋】曾季狸：《艇齋詩話》，《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3，2648。

<sup>102</sup>李錦焜，〈梅格即人格 契合兩無間——談蘇軾的詠梅詞〉，21。

〈蝶戀花〉（雨過蒲萄新漲綠）之詠荔僅為襯托楊貴妃之美豔，於懷古之中未見寓意，至於歐陽修〈浪淘沙〉則將荔枝與玄宗為博貴妃歡心而虐民之史事結合，在詠史懷古之中隱現其「明喻暗指」之意，似在提醒當權者不可因一己私欲而罔顧民命，此諷諭手法對東坡詠荔詞具有啟示的意義。

四、東坡兩闋詠荔詞，雖未在字裏行間明白地議論朝政，但若結合其同時所作之詠荔詩及相關詩文考察，可以深層抉發其借詠史以暗議朝政、借貶謫惠州隨遇而安之生活情態書寫以委婉諷刺當局對他迫害之作意，展現出極為深沉的諷諭性意象。

五、清代沈祥龍《論詞隨筆》認為詠物之作必須有深刻的寄託，他說：「詠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於其內，斯寄託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sup>103</sup>在與北宋初期詞家詠梅、詠荔詞的比較析論中，即具體見出東坡詠物詞意象在呈顯身世之感與君國之憂的遙深寄託，這種個性化及諷諭性的意象特色，可說是詠物詞史上的一大開拓。同時，在這些皆具遙深寄託的意象共同點中，我們還可見出東坡詠梅詞的意象表現比其詠荔詞更為豐富而多元，也更具有作者強烈的個人特色，而此特色即為像梅一般高潔傲岸的品格與幽靜閒雅的氣韻，具體體現出北宋文人有別於其他時代文人的精神面貌。

---

<sup>103</sup>【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詞話叢編》（新北市：廣文書局，1980），冊6，4070。



## 參考文獻

- 【晉】嵇含：《南方草木狀》（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 【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88）。
- 【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唐】徐堅：《初學記》（北京市：人民出版社，2009）。
- 【宋】王灼：《碧鷄漫志》，《詞話叢編》，唐圭璋（主編）（新北市：廣文書局，1980），冊1。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986），集部冊419。
- 【宋】袁文：《甕牖閒評》，《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6。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市：里仁書局，1980）。
- 【宋】陳師道：《後山詩話》，《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2。
- 【宋】惠洪：《冷齋夜話》，《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3。
- 【宋】曾季狸：《艇齋詩話》，《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3。
- 【宋】蔡條：《鐵圍山叢談》，《中國文言小說百部經典》，史仲文（主編）（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0），卷1，6584。
- 【宋】蔡襄：《荔枝譜》（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宋】歐陽修：《六一詩話》，《宋詩話全編》（南京市：鳳凰出版社，1998），冊1。
- 【宋】歐陽修：《新唐書》（臺北市：鼎文書局，1994）。
- 【宋】蘇軾，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96）。
- 【宋】蘇軾，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市：中華書局，1999）。
- 【宋】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曾棗莊、馬德富點校：《欒城集》（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元】脫脫等：《宋史》（臺北市：鼎文書局，1994）。
- 【明】楊慎：《詞品》，《詞話叢編》（新北市：廣文書局，1980），冊1。
- 【清】方東樹：《昭昧詹言》（臺北市：漢京文化公司，2004），241。
- 【清】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成都市：巴蜀書社，1985）。
- 【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詞話叢編》（新北市：廣文書局，1980），冊6。
- 【清】俞琰：《詠物詩選·序》（成都市：成都古籍書店，1984）。
-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清】張宗櫛：《詞林紀事》（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0）。

- 【清】張玉書：《佩文齋詠物詩選》，《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冊1432。
- 【清】清聖祖：《全唐詩》（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87）。
- 【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詞話叢編》，唐圭璋（主編）（新北市：廣文書局，1980），冊6。
- 【清】蔣敦復：《芬陀利室詞話》，《詞話叢編》（新北市：廣文書局，1980），冊6。
- 王水照。〈蘇軾創作的發展階段〉，載於《蘇軾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2。
- 王水照、朱剛。《蘇軾評傳》（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王次澄。《南朝詩研究》（臺北市：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
- 王琛。〈玉梅謝後陽和至 散與群芳自在春——宋代詠梅詩管窺〉，《南都學壇（哲社版）》，17卷1期（1997）：67。
- 孔健。〈關於蘇軾梅花詩在歷代詠梅史中的地位分析〉，《黑龍江科技信息》，5期（2010）：154。
- 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主編）。《全宋詩》（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 石雲濤。〈蘇軾詠物詞篇目與藝術特色的重新定位〉，《許昌師專學報》，18卷2期（1999）：45。
- 宇野直人。《柳永論稿——詞的源流與創新》，張海鷗、羊昭紅譯（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吳帆、李海帆。〈含激憤于婀娜之中 寄妙理于曠達之外——析《蝶戀花》探索蘇軾謫惠前後的心路歷程〉，《惠州學院學報》，22卷5期（2002）：54。
- 李一冰。《蘇東坡新傳》（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1990）。
- 李錦焜。〈梅格即人格 契合兩無間——談蘇軾的詠梅詞〉，《甘肅高師學報》，9卷3期（2004）：20。
- 唐圭璋（主編）。《全宋詞》（北京市：中華書局，1998）。
- 唐玲玲。《東坡樂府研究》（成都市：巴蜀書社，1992）。
- 唐玲玲、周偉民。《蘇軾思想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1996）。
- 唐紅衛。《二晏研究》（天津市：南開大學出版社，2010）。
- 殷光熹。〈蘇軾對詠物詞的開拓〉，《職大學刊》，2期（1995）：39。
- 馬寶蓮。《兩宋詠物詞研究》（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84）。
- 莫礪鋒。〈東坡在嶺南之二：「報道先生春睡美」〉，《文史知識》，7期（2008）：91。
- 張高評。〈蘇軾詠物詩與創造造語——以詠花、詠雪為例〉，載於《千古風流——東坡逝世九百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北市：輔仁大學中文系，2000）。

- 張紹卿、王元明。〈關於蘇軾詠梅詞《西江月》的編年和主旨〉，《鄭州工業學院學報（社科版）》，2期（1995）：70-73。
- 張惠民、張進。《士氣文心：蘇軾文化人格與文藝思想》（北京市：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 曹樹銘。《蘇東坡詞》（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陳新雄。〈荔支情懷〉，《國文天地》，12卷9期（1997）：48。
- 陳邇冬。《蘇軾詞選》（香港：三聯書店，2000）。
- 曾棗莊。《蘇軾評傳》（成都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閔鳳春。〈蘇軾詠物詞的審美追求〉，《內蒙古電大學刊》，1期（2004）：4。
- 逢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臺北市：學海出版社，1984）。
- 葉嘉瑩。〈論詠物詞之發展及王沂孫之詠物詞〉，載於《靈谿詞說》，繆鉞、葉嘉瑩（臺北市：國文天地雜誌社，1989）。
- 葉嘉瑩。〈大晏詞的欣賞〉，載於《迦陵論詞叢稿》（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45-46。
- 葉嘉瑩（主編）。《晏殊詞新釋輯評》（北京市：中國書店，2003）。
- 葉嘉瑩（主編）。《蘇軾詞新釋輯評》（北京市：中國書店，2007）。
- 葉嘉瑩（主編）。《柳永詞新釋輯評》（北京市：中國書店，2007）。
- 路成文。《宋代詠物詞史論》（北京市：商務印書館，2005）。
- 鄒同慶、王宗堂。《蘇軾詞編年校注》（北京市：中華書局，2002）。
- 鄒巔。《詠物流變文化論》（長沙市：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 劉文注。《張先及其安陸詞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 劉伯驥。《宋代政教史》（臺北市：臺灣中華書局，1971）。
- 龍榆生。《東坡樂府箋》（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薛瑞生。《東坡詞編年箋證》（西安市：三秦出版社，1998）。
- 顏崑陽。〈試論宋詞中三個梅花意象〉，載於《古典詩文論叢》，顏崑陽（主編）（臺北市：漢光文化公司，1987），122。
- 顧柔利。〈歐陽修詠物詞之研究〉，《黃埔學報》，23期（1991）：123。

# A Discussion of the Exaggerated Images in Dong-Po's Object Chant Lyrics — Illustrated using the Plum Blossom and Litchi Chants

Jy-Ing Yan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consult the inherited and distorted images in Dong-Po's object chant lyrics based on his seven chants about plum blossoms and two allegorical litchi chants.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plum blossom chant lyrics written before Dong-Po are full of universal images, such as loving flower, cherishing spring, nostalgia, or missing a friend. However, in Dong-Po's lyrics, though two chants inherit their style from those universal images, the other five use the characteristic image of a plum's unyielding character as the metaphors for the purity of friendship, personality, and Chao-Yun. Additionally, in the litchi chant lyrics, Dong-Po borrowed from history the story of a former emperor's tyranny in Yuhuan Yang's Litchi-loving, euphemistically reminding the current emperor to be good to the people. Furthermore, Dong-Po also satirizes the persecutions he suffered from authorities in a portrait of him enjoying litchis. Thus, we can concretely determine the contribution of exagge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llegoric images in Dong-Po's object chant lyrics.

**Keywords:** Dong-Po's Lyrics, litchi, plum blossom, chanting object, image